

“心灵的交流”：民国时期中国的济慈研究

卢 炜

内容摘要：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济慈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被引介入中国。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对其诗学和美学思想、诗歌文本阐释和生平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其中不少观点和结论和当时的西方济慈研究最新进展产生了良性共鸣，一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外济慈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民国时期中国济慈研究与同时期西方济慈研究以及 20 世纪后半期中外济慈研究分别进行分析和比较，以展示民国时期济慈研究的历史全貌及其对当代中国济慈研究的贡献与启迪。

关键词：民国时期；济慈研究；比较；贡献

作者简介：卢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诗歌、翻译研究。

Title: “A Direct Communication of Spirit”: Keats Studie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John Kea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itish Romantic poets,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1920s. Scholar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1921-1949)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Keats’s poetics, aesthetics, poetry and life. Some of their academic discoveries and conclusions echoed Western Keats studie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some of their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may be very useful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Chinese Keats studies. Combining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tudi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mpares Keats studie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1921-1949) with both Western Keats stud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Western and Chinese Keats studies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so as to make an overall historical survey of Keats studies in China in that era and reveal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revelation to modern Chinese Keats studies.

Key words: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Keats studies; comparison; contribution

Author: Lu Wei, Ph.D., is lecturer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poet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benjaminlw@pku.edu.cn

约翰·济慈（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歌作品和诗学观点、美学思想对丰富和推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20 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济慈诗歌被译到中国，并获得广泛的读者群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学者对济慈诗歌作品和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这些研究具有清末民初中国研究西方文学作品的一般特点，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方法和标准为参照，难免发现其中的时

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而且，由于公开发表的济慈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研究者在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影响力有限，使得多数研究成果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但是这些早期研究者在济慈诗学和美学思想、济慈诗歌文本阐释和比较文学研究等几个方向上都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其中不少观点和成果与当时的西方济慈研究最新进展产生了良性共鸣，此外，一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外济慈研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将民国时期中国济慈研究与同时期西方济慈研究以及 20 世纪后半期中外济慈研究分别进行对比，以展示民国时期济慈研究的历史全貌，通过分析早期济慈研究在中国的得失，促使当代学人进一步思考在全新历史语境下如何更为全面、深入地进行西方文学研究，避免前人的失误。

一、民国时期研究者关于济慈重要诗学思想的研究

据现有资料显示，在中国，济慈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鲁迅 1908 年的作品《摩罗诗力说》中（赵瑞蕙 241），但为中国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所熟悉，主要依托了 1921 年欧美掀起的“济慈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高潮。期间，茅盾在中国文坛极具影响力的《小说月报》上连续两期发表文章，介绍济慈身世和西方文坛纪念其百年祭日的盛况，并痛惜济慈的早逝，称其为“诗人中的诗人”（雁冰，“百年纪念祭的济慈”7；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127）^①。这些短文对济慈诗歌的基本特征、主要成就以及济慈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都给予了较为准确的描述。

济慈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其与亲友的书信之间，近百年来已经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而一些重要的理念和原则，如诗歌的想象力、诗人无自我（a poet has no Identity）（Keats,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387）和消极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Keats,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 193）等的重要性已为当代中外学者所公认。民国时期的学者对这一领域，特别是关于诗歌想象力的研究，也取得过重要的成就。第一篇较为全面地探讨济慈诗学思想，也是整个民国期间最具影响力的济慈研究文章，当属徐志摩的“济慈的夜莺歌”。徐志摩于文中指出了济慈对于个体感受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种对于人的感官世界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是济慈“想象力最纯粹的境界”（140）。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济慈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想象力是解开济慈诗歌创作秘密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研究济慈诗学、美学和哲学思想最重要的突破口，而徐志摩的这一论断与西方济慈研究的成果不谋而合。早在济慈作品问世之初，甚至敌对阵营的评论者也不得惊叹其中充满了瑰丽的想象（Matthews 13-26），而与徐志摩同时代的西方评论家，如阿兰·泰特就曾表示济慈几首重要的诗歌作品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想象的困境（imaginative dilemma）（Tate 151）。徐志摩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全面认识济慈诗歌和诗学价值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接触和接纳西方文学思想、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论，进而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文学研究的草创期。虽然，徐志摩的观点仅是对当时西方的济慈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提炼，但是却为济慈诗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的研究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研究路径，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面向世界、接受先进研究理论和方法、认识济慈诗歌及其思想的窗户。而且由于徐志摩著名诗人的光晕效应辐射到了这篇短文，诗人翻译的《夜莺颂》被读者广为传颂，使得济慈诗歌的影响力被不断放大，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济慈诗歌研究之中，对后来民国时期济慈诗学思想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因此，对济慈诗歌与想象力的关联，一直是民国时期中国济慈研究者的关注重点，特

别是针对济慈诗歌中的想象力与诗歌创作、艺术审美、人类感官世界、精神世界、现代科学和逻辑推理的关系等话题,相关的研究一直非常活跃,并且阐发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观点。在民国时期研究者的眼中,济慈的想象力既是由具体意象、事物和感官感受触发的直观的身体反应(陆以正 4),又是一种情绪化的、直觉的感悟,具有一般抽象思维所常用的经验、思想和判断(余志通 5);既是一项需要艺术的真理诱发和引导的思索和透视力(余志通 6),又是一个可靠的手段,借以感知艺术世界、发现诗的素材、接触和发现自然美(傅东华 225, 227);同时,济慈的诗歌想象并非超验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的存在,而是结合了人类的感官和精神世界(费鉴照 569),融合了“人间性”,是一种与当代推理和科学相反的、但却能体现“人生智慧的想象”(余志通 5)。这些归纳和概括,基本上总结了济慈诗歌想象力的本质和主要特征,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想象力与人类思想、感官、文学、艺术、科学、自然和哲学等众多当代热点论题的辩证关系,从人类活动的自然反馈、身体感应、心理思维、精神、审美等多个层级尝试着探讨了济慈诗歌想象力的功能以及产生的效果,在很多方面与当代西方济慈研究得出一些结论遥相呼应(Stillinger 555; Waldoff 191-92, 194; Sharp 33)。

此外,19世纪早期西方济慈研究者一般仰仗其对济慈诗歌作品经验式的模糊认知,而民国学者不但借鉴了同时期西方济慈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紧扣济慈的诗学理念。比如,几乎所有的民国时期研究者在探讨济慈想象力与诗歌创作关系时,都能够从济慈著名的“亚当之梦”(Adam's dream)(Keats,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185)这一比喻入手,阐述想象力如何在诗人思想中发生作用,进而施事于创作本体,并且借助想象力认识世界、掌握真理、捕获稍纵即逝的美(余志通 5; 傅东华 225; 陆以正 4; 李建新 106)。而“亚当之梦”这一济慈诗学思想中重要的隐喻,在文学阐释和文学理论蓬勃发展的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曾经在西方济慈研究领域引起轩然大波,其后续影响甚至波及当代。^②虽然,民国时期研究者对该论题的研究和阐释无论从深度、广度均无法与后来西方学术界兴起的研究热潮相媲美,但是,能够在西方主流评论界深入探讨这一命题之前,捕捉到这个隐喻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本身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于学术热点的敏感度。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准确详实的资料证实民国时期中国济慈研究者获取西方研究成果的渠道,但可以肯定,这些先行者们在将近100年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学术上能够较为通畅地了解 and 获取当时西方最新研究成果,进而完成与当时世界先进学术潮流的对接,仅此成就已经值得当今中国的济慈研究者钦佩。

二、民国时期研究者关于济慈重要美学思想的研究

对济慈思想体系中美学层面的相关论述是民国时期济慈研究者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济慈的美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其中最为当代研究者和读者所熟知和认同的是其关于“美和真”的精辟论述,“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和“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Keats,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65, 283)也成为济慈最具影响力的诗句。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开始较为系统地阐述济慈诗歌与美学之关联,余志通的“济茨 J. Keats 的美说”即是最早的一篇。余志通在文中梳理出了济慈美学思想的主要脉络:美与真理以及想象的关系,论述了美和真理的对等关系和相互转换的条件,而且准确地指出了二者转换的媒介:想象,勾勒出了想象在美和真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作者还指出了真正的美源于人类生活、美的力量即是人类心灵的力量(5-7)。这些论断都是对济慈美学思想和人生哲学极好的诠释

和总结。在其后几年里，余志通的论点得到了几位济慈诗歌中译者的支持和响应。著名散文家、民国时期济慈诗歌重要的中译者梁遇春就曾在其《英国诗歌选》前言中这样归纳济慈的美学体验：“美是他一生惟一的追求。他从光荣的过去历史里去找出许多美的材料和色彩，[……]。在他眼里诗情是最重要的，[……]。他是为美而去求美的，是真正的爱美者，不像许多诗人专拿美来做宣传主张的工具”（33）。民国时期著名翻译家、济慈《夜莺颂》早期的重要译者傅东华也指出济慈的自然是要将人和自然“合并”，“并非不关心人间的幸福，乃是要关心人间幸福在内的更大的幸福（美）；”他的努力于发现大自然的美，包括人间的圆满，这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唯美诗人之处（222）。虽然，当代研究者依然能从早期翻译家对济慈美学思想的解读中看到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思潮对济慈美学思想“唯美”的一元解构，但是，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对济慈美学思想中“人性”的一面都给与了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者都能够敏锐地发现济慈美学中除了“唯美”之外，还有对人类共同经验的尊重、对人性的信心和以及对人生获得圆满和幸福的向往，领会到济慈美学思想中乐观积极的、非功利主义的正能量。

更重要的是，这些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在研究和表述济慈美学思想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影响深远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这套标准提炼出了济慈美学思想中最重要元素，如真善美与想象力、艺术与人生、美和人性、美的超验价值等，不仅在当时中国济慈研究领域属于开创性的发现，而且其中很多美学观点，如美是人性之美而非抽象的美、自然的圆满就是人的圆满、人世间的苦难能够促使人更为深刻地认识人生的美等至今仍然可以在中外济慈研究者的研究发现共鸣（Sharp 29, 33, 40, 49; 王间中 179; 钱超英 26）。此外，民国时期的这套话语体系引入了当时西方济慈评论界一些重要的术语和观念，如美、想象、真理、感觉力、感官等，并将其本土化。虽然，一些术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认识力（余志通 6）、直感统觉（余志通 5）、官觉（费鉴照 535）等，如今已被更准确、更为当代研究者接受的其他术语取代，但无论是尚在使用或者已被替换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基本都被保留下来，并广泛应用于当代中国济慈美学研究领域。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者某种程度上为后续研究者描绘了济慈美学思想的大致轮廓，并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套较为准确、简明、包容性强的话语模式和思维逻辑，在济慈美学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了弹性联系，以确保后续的研究者能够在一个相对清晰的范畴和具有概括性的术语体系内进行交流。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济慈研究者可能尚在为一些基本概念和定义争执不休。从广义上讲，民国时期济慈美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可以被视为现代美学思想进入中国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虽然系统的、全面的引介西方美学思想尚需时日，但一些现代美学的审美观念、审美范畴、审美价值，通过对济慈诗歌的美学阐释被较为完整地引入中国，并加以本土化的阐述，客观上对民国时期的读者进行了一次直观的美学教育，为西方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铺垫作用，这也可以算是民国时期济慈美学思想研究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三、民国时期研究者关于济慈重要诗歌的文本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

对济慈诗歌文本的阐释和细读，一直是西方济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济慈研究者也很早就着手研究济慈诗歌文本，分析济慈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思想发展的进程。最早的相关论述是1929年赵景深的“济慈的夜莺歌”。文中，赵景深借点评朱维基译的济慈《夜莺颂》之机，表达了自己对《夜莺颂》的独到见解。如赵景深指出朱维基译文的

第一诗节对原文“*In Thy happiness*”的理解有偏差，对于诗人快乐的来源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诗人是由于见到夜莺而引起内心的愉悦，而译者“过于直译，使人疑为夜莺的快乐太过欢欣”（397）。这一判断准确地指出了诗人希望化作夜莺、分享夜莺的喜悦这一隐含的冲动，而这也几乎是当代西方学者研究济慈《夜莺颂》的基本出发点（O'Rourke 49; Bate 503; Sperry 263）。可见，民国时期的研究者虽然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赵景深本人只是参考了当时流行的日本学者小泉八云的观点），但是，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判断力保证了他们能够对文本的基本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做出合理的阐释。另外，针对朱维基译文中“*Bacchus's chariot*”的处理，赵景深也提出了异议，并且幽默地说：“闭目一想，豹在后面推车，一定极其笨拙而且滑稽，是用爪子捧着车向前推呢，还是用头顶着向前推呢？”（398）这些评论不仅体现出了作者良好的西方文学功底，更说明作者深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推敲字句的精髓，并且极具现代意义的幽默感。

而迄今发现的、民国期间唯一的一篇全面介绍济慈诗歌创作各个时期作品、梳理济慈诗歌创作思想发展的论文，是1933年费鉴照的“济慈心灵的发展”。这篇颇具现代研究视野的论文首次在中国采用了将济慈诗歌作品划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的分类标准，以济慈诗歌创作中诗人心灵的成熟和发展为研究重点，以济慈不同时期诗歌文本阐释为立论基础，为当时中国读者较为完整地勾勒出诗人济慈的形象及其诗歌创作的精华所在。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费鉴照将济慈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完全符合当代中西方对济慈诗歌创作的历史研究分类；从文本分析和阐释的角度，费文涉及了济慈创作周期中包括《睡与诗》（“*Sleep and Poetry*”）、《恩底米安》（“*Endymion*”）、《伊莎贝拉》（“*Isabella*”）、《圣亚尼节的前夕》（“*The Eve of St. Agnes*”）、《海披里安》（“*Hyperion*”）、《海披里安的覆亡》（“*The Fall of Hyperion*”）以及几大颂歌在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文本，是当时涵盖济慈诗歌体裁和题材最为丰富的研究论文，并且，作者还对其中几首重要的、常被当时研究忽视的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分析。藉此，费鉴照与“新批评”的西方文论进行了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完成了对“新批评”的超越。毕竟，在时间上，费鉴照的论文发表于三十年代早期，而同时期的英美“新批评”运动尚未全面成熟；更重要的是，费鉴照的论文并未简单地将济慈诗歌文本孤立在其他文学、社会、思想、历史等因素之外，如早期“新批评”评论家一样，在一个以文本为限的封闭区域内探讨文学问题。费鉴照不仅为论文在立意和逻辑上设置了开放的讨论空间，而且在中国首先采取了以济慈诗歌创作中一个突出特点、核心意象或重要思想为突破口，以文本阐释为支撑将这一突出特点不断放大、引申、拓展，将文本与诗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非人为地割裂开来，最终用具有逻辑性、辩证地论述将济慈诗歌创作归结为一种有目的的、渐进式的、动态发展的行为，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一论证思路和逻辑在当时世界济慈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英美济慈研究者直到1936年才出版了第一部以同样研究思路和逻辑编写的专著。^⑨而80年之后的今天，费鉴照对济慈诗歌的评判仍然不失公允：“初期济慈受自然地影响，纯粹地爱自然；中期官觉十分旺盛，自然在背后积极活动；最后，官觉与精神结合达到一个想象的实际——美与真的合一，在这一步他又领会到要完全达到这一步需要有人生的知识和经验，只是他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是济慈四年写诗生活里他的心灵发展的历程”（569）。

而民国时期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济慈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引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对济慈及其诗歌作品进行共时性、历时性和跨文化比较研究。这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属傅东华的“英国诗人济慈”。傅东华在文中首次提出将不同历史时代和

文化背景的悲情诗人济慈与李贺进行跨文化比较这一命题，开创了比较文学视野下济慈诗歌研究的先河。傅东华在行文伊始就列举了济慈和李贺的四点相似性，指出两位诗人富于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诗风，是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条重要的文学纽带，而两位诗人对于各自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和引领作用也构成了其相似性的重要一环（118-119）。重要的是，傅东华没有陷入“为了比较而比较”的怪圈，对两位诗人的对比并非完全空泛、说教式的生拉硬拽，而是在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文本对比基础上，对两位诗人诗学理念和创作特征进行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的分析。如在论述两位诗人对各自时代诗风的影响时，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济慈能够对抽象概念进行形象化处理这一重要特点，并通过文本细读直观地说明济慈如何借助形象的比喻将抽象的概念如“美”、“快乐”和“诗”转化为具体的、易于理解的意象，同时也证明为何济慈诗歌所代表的“自然的”诗风可以超越和取代“人工的”英国18世纪古典主义诗歌（226）。傅东华对济慈与李贺进行的跨文化比较至少在读者接受、济慈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三个层面上对当代有所启迪：首先，傅东华通过将济慈诗歌置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诗学规范和审美认知的范畴之内，对济慈诗歌进行了一次去陌生化处理，促使中国普通读者能够在更为熟悉的文化语境中领略异域诗歌的魅力；其次，傅东华的研究策略巧妙地在济慈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建立动态的联系，为当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济慈研究指出了一条可供参考的研究路径；最后，作者通过寻找和比较异质文化和文学传统之间的同质特征，一方面避免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不同文化传统、文学观念和美学体系相互兼容的难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也为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和对等的平台；另一方面，作者这种从细节入手，以文本为参照，通过分析和对比，对结论进行适度升华和拓展的研究思路，实质上是将英国文学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论引入比较文学领域，无形中开阔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方法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

由于时代的制约，傅东华开创的这一论题在民国时期并未全面和深入地开展，但是其倡导的比较文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论却在当代中国济慈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英国诗人济慈”一文发表51年之后，傅东华首创却未能详述的论题“济慈与李贺”被华裔学者拓展为博士论文，并被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④而在中国大陆近30年来发表过多达几十篇以“济慈与中国诗人之比较”为主题的论文，涉及的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多位近现代中国著名诗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当代中国济慈研究领域内最为活跃的一个板块。

济慈曾经在一封写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弟弟和弟妹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说道：“有时我觉得我们天各一方分隔太远，而有时就像此刻，我们之间进行直接的精神交流（a direct communication of spirit）。这是最为不朽的一件伟业——没有空间障碍，因此精神间的交流惟凭其相互领悟而行——直到他们达到完全理解对方[……]”（《济慈书信集》236）。经过中外学者将近200年的共同努力，当代的读者终于和济慈之间建立起了类似的、超越时空羁绊的心灵的交流；而对于当代中国的济慈研究者以及读者而言，民国时期的前辈为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不应被后人遗忘。

回顾济慈研究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尽管由于时代语境所限，民国时期的济慈研究很多观点并没有得到全面地阐释，由于资料所限以及与国内外同仁的沟通不畅等客观原因，造成研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差，一些结论略显偏颇。但仔细研读这些尘封于历史中的资

料,当代研究者很难不被闪烁在其间的智慧的火花和广阔视野所折服。不仅如此,民国时期济慈研究者并没有完全沉迷于西方主流学术影响之中,或被其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从而完全背离中国读者的认知和审美传统,并放弃对西方经典文本进行中国化和本土化阐释的权利。相反,这些早期研究者们更加热衷于将济慈诗歌美学中西方传统思维、文化和审美的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相结合,对济慈诗歌的美学思想进行归化处理,以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之相类似的概念、理念和术语能够发生良性的沟通和对比,并且能够借助研究和解读济慈经典诗学和美学观点,达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促进民国时期中国现代诗学和美学思想发展的更为宏伟的时代目标。

注解【Notes】

①如未做特殊说明,本论文所引用的民国时期济慈研究的期刊内容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晚晴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testserver.lib.pku.edu.cn:8090/bksy_mirror/simpleSearch.do。

②当代西方济慈研究者根据这个比喻,对济慈的一些重要作品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以瓦瑟曼(Earl Wasserman)等为代表的“玄学派”评论家(Metaphysical critics)根据这一比喻将济慈著名的叙事诗《圣亚尼节的前夕》中男女主人公波费罗(Porphyro)和玛德琳(Madeline)之间的恋爱故事解读为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传奇,而以斯蒂灵杰(Jack Stillinger)等为代表的“黑色阅读派”评论家则将其解读为一个莎翁传奇剧《辛白林》中“伊摩琴与阿埃基摩”式的“偷窥与欺骗”(Stillinger 533-50)。这一争论从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开始,至今仍影响着整个西方济慈研究领域对这首诗的阐释。

③ See Claude Lee Finney, *The Evolution of Keats's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36)。

④ David Y. Chen, *Li Ho and Kea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Poet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te, Walter Jackson. *John Keat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63.

费鉴照:“济慈心灵的发展”,《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2.3(1933):535-569。

[Fei Jianzhao. "The Development of Keats's Mind." *Quarterly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of National Wu Han University* 2.3(1935): 535-69.]

傅东华:“英国诗人济慈”,《文学》1935年1月1日第4卷第1号:216-227。

[Fu Dong Hua. "British Poet Keats." *Literature* 4.1(1935): 216-27.]

Keats, John.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Ed. Jack Stillinger. Cambridge, MA.:Belknap-Harvard UP, 1982.

---.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Ed. Hyder Edward Rollins. 2 vols. London: Cambridge UP, 1958.

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 *The Letters of Keats*. Trans. Fu Xiuyan. Beijing: Orient Press, 2002.]

李建新:“英国诗人济慈”,《青年进步》142(1931):103-108。

[Li Jianxin. "British Poet Keats." *Association Progress* 142(1931):103-08.]

梁遇春:《英国诗歌选》。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

[Liang Yuchun. *Selected British Poetry*. Shang Hai: Bei Xin BookStore, 1931.]

陆以正:“浪漫主义的拜伦雪莱与济慈”,《新中国》2(1947):2-5。

- [Lu Yizheng. "Romantic Byron, Shelley and Keats." *New China* 2(1947): 2-5.]
- Matthews, G. M., ed. *John Keat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O'Rourke, James. "Intrinsic Criticism and the 'Ode to a Nightingale'." *Keats-Shelley Journal* 37 (1988): 43-57. *JSTOR*. 15 Sept. 2012 <<http://www.jstor.org/stable/30209892>>.
- 钱超英：“关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约翰·济慈《希腊古瓮颂》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1（1991）：21-26。
- [Qian Chaoying. "Of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John Keats's 'Ode on a Grecian Urn' and Othe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1991):21-26.]
- Sharp, Ronald A. "'A Recourse Somewhat Human': Keats's Religion of Beauty." *Kenyon Review* 1 (1979): 22-49. *JSTOR*. 15 Sept. 2012 <<http://www.jstor.org/stable/4335038>>.
- 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六十八）伦敦举行济慈百年纪念展览会的盛况”，《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6期：127。
- [Shen Yanbing. "Literary News from Overseas: (68) Of Keats's 100 Anniversary Exhibition in London." *Fiction Monthly* 12.6(1921):127.]
- Sperry, Stuart M. *Keats the Poet*.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3.
- Stillinger, Jack. "The Hoodwinking of Madeline: Scepticism in 'The Eve of St. Agnes'." *Studies in Philology* 58 (1961): 533-55. *JSTOR*. 17 Sept. 2012 <<http://www.jstor.org/stable/4173356>>.
- Tate, Allen. "A Reading of Keats." *John Keats: Odes a Case Book*. Ed. G. S. Fraser. London: Macmillan, 1985.151-64.
- Waldoff, Leon. "Porphyro's Imagination and Keats's Romanticism."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76 (1977): 177-94. *JSTOR*. 15 Sept. 2012 <<http://www.jstor.org/stable/27708169>>.
- 王仲中：“济慈的诗歌理念及其诗美艺术空间营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5.4(2005)：176-180。
- [Wang Jianzhong. "The Notion and the Aesthetic Space of Keats's Poetry."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5. 4(2005): 176-80.]
- 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徐志摩全集》，赵遐秋 曾庆瑞 潘百生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139-148。
- [Xu Zhimo.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Ed. Zhao Xiaqiu, Zeng Qingrui and Pan Baisheng. Nanning: Guangx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139-48.]
- 雁冰：“百年纪念祭的济慈”，《小说月报》12.5(1921)：7。
- [Yan Bing. "100th Anniversary of Keats's Death." *Fiction Monthly* 5(1921):7.]
- 余志通：“济茨 J. Keats 的美说”，《光华周刊》2.8(1927)：4-7。
- [Yu Zhitong. "J. Keats's View of Beauty." *Guang Hua Weekly* 2.8(1927):4-7.]
- 赵景深：“济慈的夜莺歌”，《文学周报》1929年1月第7卷合订本：396-399。
- [Zhao Jingshen.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Literature Weekly* 7(1929):396-99.]
- 赵瑞蕻：“济慈和济慈的三首十四行诗”，《诗歌与浪漫主义》，赵瑞蕻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39-253。
- [Zhao Ruihong. "Keats and His Three Sonnets." *Poetry and Romanticism*. By Zhao Ruihong. Nanjing: Nanjing UP, 1993. 239-53.]

责任编辑：杜娟